

书籍选登

千峰翠色满湖山

我们回顾历史，是想说明上林湖越窑秘色瓷对中国、世界作出的贡献，或说在中国、世界瓷器文明发展史上的杰出地位。

简单说，它的贡献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慈溪上林湖窑场是中国青瓷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原始瓷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至东汉中期，一种面貌全新的瓷器最先在上虞、慈溪等地烧制成功，而且在制瓷工艺技术上对后来出现的各地窑口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所以越窑瓷器被学术界称为母亲瓷。从东汉中期创烧到南宋末年停烧，上林湖窑场前后延续了1200多年，是世界上持续烧制时间最长的窑系。正因最早创烧和持续时间最长，上林湖窑场被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称为窑业圣地。

第二，慈溪上林湖地区是唐宋时期青瓷中心产区。上林湖地区主要包括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四个片区。在唐宋间，这一区域的瓷器生产规模和影响力，类似后来成为世界制瓷中心的江西景德镇。据考古调查，这一区域内共发现近200处古窑址，其中属于唐宋时期的有159处，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青瓷博物馆。该遗址于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上林湖越窑是古代世界制瓷技术的引领者。当代陶瓷考古权威复旦大学

郑建明教授认为：“越窑自东汉创烧以来，一直居于瓷器制作技艺的顶端，引领着制瓷技术的发展。不仅浙江省内的德清窑、瓌窑、婺州窑等窑场受其影响，省外的洪州窑、耀州窑、汝窑，以及国外的高丽青瓷等窑场亦深受其影响。可以说，越窑是一个技术扩张型的窑场，对国内外的青瓷生产具有重要影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原馆长邓禾颖也指出：“慈溪越窑秘色瓷，代表了唐宋时期越窑的最高制瓷水平，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第一次对瓷器提出了类玉、类冰的审美要求。这不仅是制瓷史上的一大飞跃，同时也树立起古典陶瓷美学的第一面旗帜，成了此后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相关文献证明，上林湖越窑制瓷技术大约在唐末或宋初，已经被全盘移植到朝鲜半岛。现今考古发现，在古代朝鲜半岛中西部与西南海岸地区古窑址生产的高丽秘色瓷，其母体就是慈溪上林湖越窑。

第四，慈溪上林湖地区是目前已知秘色瓷的唯一产地。据考古证实，上林湖后司窑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原产地。秘色瓷的存在，原来只是一个传说，人们无从知道它的真实面容，乾隆皇帝也未能亲睹芳容，说明它极其珍贵，非其它名窑珍瓷可以替代。1987年，文物部门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地宫进行发掘，首次发现了13件在地宫藏品名录中有明确记载的秘色瓷，经专家考证认定，确系产自慈溪上林湖窑场。复旦大学另一位陶瓷考古界权威沈岳明教授提出：“法门寺的考古发现，在越窑历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第一次向世人揭开了秘色瓷的神秘面纱。秘色瓷成为越窑青瓷的巅峰之作，造型规整大气又不失秀美，釉色如千峰翠色和雨过天晴般的晶莹剔透，是上林湖窑工利用自然界的水、土、火制造出来的艺术珍品，是天地人合一理念的完美体现。秘色瓷成为后代高档青瓷的代名词，其影响深远而广泛，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的里程碑。”秘色瓷也是中国陶瓷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皇官用器。公元874年，大唐皇帝把秘色瓷供奉在法门寺地宫，使秘色瓷显出既高贵又神圣的气质与品位。五代的吴越国、两宋王室都把秘色瓷珍若拱璧。此瓷以秘色命名，最早出现于晚唐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一诗中。后人对何为“秘色”曾有过多种解说：其一为工艺说，认为秘色瓷是运用釉封匣体装烧的特殊工艺制作而成，正是运用了这种烧制技术，才使瓷器有了千峰翠色的神奇效果；其二为釉色说，认为秘色瓷的釉色源自自然，呈天青或淡青色，釉面均匀莹润，风格简约、清灵、淡雅，呈现如天、如水、似冰、似玉的艺术效果；其三为等级说，认为秘色不是指颜色，而是指物品的等级，含有珍稀、罕见、奇特的意思；其四为神秘说，认为秘色瓷釉配方和制作工艺独特且秘而不宣，制作成本明显高于普通瓷器，产品数量极少，只能由皇室专享，“臣庶不得用”，给人以一种神秘的感觉。

以上诸多说法，都从不同角度，对秘色瓷属性予以揭示。为此，业内人士综合认为：等级说和神秘说，似乎更切合“秘色”一词原意。就其艺术史学意义而言，

秘色瓷代表了公元9—11世纪世界青瓷烧制技艺的最高成就。余秋雨先生称之为“世界级文化瑰宝”。沈岳明教授也明确指出：“越窑秘色瓷是中国陶瓷史上形成的第一个品牌，也是第一品牌。”

第五，流传在浙东一带的越窑青瓷瓌乐，是世界上最早的瓷乐表演形式。瓌之本义为茶碗，敲击胎体厚薄不同或装有不同水量的瓷器茶碗，会发出美妙的音乐，故被称为瓌乐。以后人们将用各种瓷类乐器演奏的音乐，通称为瓌乐。1998年，在对匡堰镇寺龙口越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了一批唐宋时期的瓌乐乐器，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瓷类乐器。该遗址获评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传承发扬瓌乐艺术，2009年，慈溪正式成立瓌乐艺术团。该团曾赴美国、法国、德国、泰国、新加坡等近十个国家和国内十几个大城市巡回演出，因表演形式和艺术效果独特，大受听众欢迎。同时，瓌乐作为一种传统艺术，现成为慈溪传播越窑青瓷文化的主窗口，也是浙江音乐艺术对外交流的金名片。

第六，慈溪是有证可查的中国海上陶瓷之路重要启航地。瓷器既为重物，又是易碎品，古代一般通过海上运输销往国外，形成与陆上丝路相对应的海上丝路。上林湖窑区生产的青瓷器，在古代不但供国内民众大量使用，还通过海上陶瓷之路远销东亚、南亚及中东的许多国家，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唐宋时期，上林湖越窑青瓷作为最早销往海外的大宗贸易瓷器，通过明州港（今宁波），大量输出到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及中东、北非、东非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开拓海上陶瓷之路的先驱，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2005年，在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的沉船中，打捞出49万件10世纪的器物，其中30多万件是上林湖及周边区域越窑生产的青瓷产品。

以上，均可佐证越窑青瓷（含秘色瓷）为慈溪所产，山清水秀、翠屏掩映的上林湖越窑遗址，由此成为世界最早烧制青瓷的窑业中心。



旅痕手记

春访兰溪于街“耕读居”

岑立聪

年前，我妻子姥姥家的亲戚——家在金华兰溪市横溪镇于街村的表弟阿伟微信发来消息，称他们世代居住的小山村明年可能要整体搬迁了，希望我们在龙年春节能到他们家走走看看。正好我年逾八旬高龄但身体健朗的丈母娘也有“回娘家”看看的心愿，于是妻子与我合计，决定过去一趟。

在龙年的大年初四早上，我开车载着一家人开启了探亲之路。

车到村口时，表哥国庆和表弟阿伟已经在村路上等候多时，车还未停稳，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妻子已降下车窗玻璃先行和他们挥手打招呼——彼此都近二十年没有见面了；下车时分正好赶上中午饭点，妻子的舅妈早已张罗好丰盛的一桌佳肴催促我们入座。午饭后聊天时，刚上复旦大学的女儿提出想看看周围的风景，于是表弟阿伟又自告奋勇地给我们当起了向导，他说村北山的山坡上就有一个在金华很有名气的古民居叫“耕读居”，可以和著名的诸葛八卦村内的古建筑媲美。

于是说走就走，一行人在羊肠小道上迂回登高前行，“到了——到了，喏，就在这上面。”绕过了幢洋气的独栋小楼，来到一个长满了苍藓的石墙边，拾阶而上，“耕读居”三字尽收眼底。略显低矮的宅门衬上石阶上的青苔，古色古香。

顺着表弟热切的招呼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粉黛青瓦高高耸立的马头墙；再俯首一看，雕刻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于街耕读居”字样的石碑亦赫然在目。耕读居古民居坐北朝南，背靠北山，沧桑斑驳的外墙似乎在向世人诉说着那些沉睡的往事。

恰逢在春节“人归巢”期间，我们在这幢历史悠久的古民居里面遇到了其中一户人家的后人——一位曾经在本地当过村主任如今在外面另有发展的陈姓中年男子。说起耕读居，眼前这位健谈又好客的主人对我们讲了一件有关“耕读居”的趣闻。大约三十年前，有几个上海商人到访耕读居后大发感慨，向四户房主提出愿出价数百万元买下这所古民居，陈根财等其他三位陈姓房主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耕读居历经四代传到陈根财等人手上，陈家经历的兴衰故事，看似与耕读关系不大，实则又相辅相成。相传，于街村在明清时期是闻名遐迩的财主村，村里崇文重商，虽然村民在一段时期内没有什么功名，但是这些乡绅敬慕读书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位陈姓村干部认为，耕读居做工精细、雕刻精湛；主屋、附房、院墙的材料都精挑细选，建筑造型古朴大方适合大家族同时居住。此外，该古民居代表着晚清浙中地区建筑雕刻的最高水平，具有不可再造的艺术价值。据于街村现存的人才记载，先祖崇文重教，重视培养知识分子。目前，村里已培养出于街籍大学以上的知识型人才近两百人。

尽管现在耕读居与它周边的小洋房大相径庭，历史的重负与现实的轻眷也在这里显得泾渭分明，但读书是古往今来最好的“诗和远方”。

“耕读居”字样。两边各有一小门，门额上各有遒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分别是“一犁春雨”和“半夜书声”。白底、黑字、黑框，历经百余年，看上去虽然黑白不再分明，但字体依然醒目。时值春寒料峭之际，步入正屋，开阔的长方形天井里满眼都是藤梗，屋檐下一棵老椴子树正巍然屹立。老陈带我们来到正屋他的房前坐下，放眼望去，远山群抱，让人油然而生豁然开朗之慨。

耕读居占地576平方米，有正室三间，两侧偏房各两间，厢房各三间，共十三间。正屋有两层楼，二楼设前廊。门前用八柱、方棚、柱间穿方雕刻盆景等图案。前廊设平棋，上雕蝙蝠、荷花等图案。额枋上雕有鹿、龙须纹等，惟妙惟肖。正屋有格子花门十八扇，条环板上的雕刻主题是戏曲人物。二楼是木作梁架式的，层高稍显逼仄，正屋前的天井非常开阔；由此可知建造此古民居主人的超前眼光和良苦用心。

我们大饱眼福后谢别老陈下山，正好于街村村委会就在山脚下，于是我和女儿进去闲逛，在村办公室正好邂逅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在春节值守的陈姓村干部，于是我们又冒昧地打扰对方聊起了“耕读居”这个话题。这位陈姓干部也非常热情，为我们沏茶让座尽地主之礼，也借此机会给我们普及了“耕读居”故事：耕读居所在的于街村占地面积约二十平方公里，是由三个自然村组成，全村人口八百余人，村民大多为陈姓，村庄东西长约三公里，南北宽约两公里。是兰溪市的北大门，村庄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于街村四面环山，清澈的溪水自东向西沿坡势流动，2005年11月，耕读居被列入兰溪市级文保单位；2017年1月，它成为浙江省第七批文保单位。他说，目前耕读居还是私人住宅，陈根财、柳阳春等四户人家还住在这里，这里始终保持着最原始的古民居风貌，生活用品只有简单的家电，连烧柴火的土灶都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这位陈姓村干部还给我们讲了一件有关“耕读居”的趣闻。大约三十年前，有几个上海商人到访耕读居后大发感慨，向四户房主提出愿出价数百万元买下这所古民居，陈根财等其他三位陈姓房主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耕读居历经四代传到陈根财等人手上，陈家经历的兴衰故事，看似与耕读关系不大，实则又相辅相成。相传，于街村在明清时期是闻名遐迩的财主村，村里崇文重商，虽然村民在一段时期内没有什么功名，但是这些乡绅敬慕读书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位陈姓村干部认为，耕读居做工精细、雕刻精湛；主屋、附房、院墙的材料都精挑细选，建筑造型古朴大方适合大家族同时居住。此外，该古民居代表着晚清浙中地区建筑雕刻的最高水平，具有不可再造的艺术价值。据于街村现存的人才记载，先祖崇文重教，重视培养知识分子。目前，村里已培养出于街籍大学以上的知识型人才近两百人。

尽管现在耕读居与它周边的小洋房大相径庭，历史的重负与现实的轻眷也在这里显得泾渭分明，但读书是古往今来最好的“诗和远方”。

兰溪于街耕读居：一犁春雨，半夜书声。我也深信：耕读居和其它地方的善读书之人必定能穿过冬的幽径，抵达春的香郁。



闲情逸致

冬天去看花海

周青

冬天，我们去看花海。花海的花是不喜欢冬天的，冬天的花海是成不了海的。

只是因为车行途中的一次不经意间的瞥见，触及了一份曾经向往却还未实现的淡紫色的期盼，车就这样循着路标拐进了这个被命名为“花海”的似曾相识却又极其陌生的风景区。

偌大的停车场，显得极其的空旷、寂寥，即使在有和风的暖阳下。迎接我们的，是除夕夜烟花爆竹升腾起的欢乐与绚丽散落下来的残迹，以及冷不丁爆出的一两声当时不曾发声此时却在车轮碾过时被突然惊醒的小捧炮响亮的噼啪声。

两位清洁工人正在漫不经心地清扫着战场，见到我们，很是惊讶。弄清我们是来看花海的，很不以以为然地撇了一下嘴：大冬天哪有什么花海。听得出来，那语气里明显带有一丝温和的揶揄。

大冬天的，确实没有花，也看不到“海”，有的只是成片成片的荒芜。但既然来了，还是得转转，或许会有别样的滋味。

停车场北边是一个大看台，铺着的木板已显得相当陈旧。登上台子，靠着北边的栏杆，往下看，便是一条小河，河水是清浅的，但河中的水草是枯黄的，也是杂乱的，即使长在水里，也全然给不了那么点丝滑柔顺的感觉。

小河对面是一条马路，马路北面，便是所谓的花海。据说这花海是由眼前这块将近四百亩的闲置用地开发形成的，西侧种植的是马鞭草，花开时节，呈现的是一片淡紫色的梦幻与浪漫；东侧则是以波斯菊为主打的混合花海，热闻之时，橘红橙黄，争妍竞艳。每年的五六月份，便是赏花的最佳时节。熙攘的人群，让空气中的每一个分子都盈满欢欣，那闹腾的场景堪比刘禹锡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中所描述的。

可此时的花海，没有一丝让人激动、让人兴奋的波澜，枯黄俨然成了这里的主色调，杂乱便是此时的总印象。

听不到欢乐的涛声，看不见梦幻的色彩。这看似惬意之中的失落，却带给我们一样宝贵的东西，让此时的我们能够真实地触摸和拥有，这东西就是一种特殊的感受，一份难得的心境。如果用个字来关联，那就是——静。环境是幽静的，气氛是安静的，内心是恬静的……就这样静静地站着，静静地看着——

绿雾（国画）房企遐

低头俯视，寂静的小河里，我看到了一个移动的小黑点，那是一只看不清形貌的很容易被眼睛忽略的灰黑色小鸟，在枯黄杂乱的水草间，轻巧地跳跃。偶尔被微漾的水波激起的几声清脆的鸣叫声里，分明带着几许的闲适。这情境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王维诗中的那一只在空寂的春山中被月惊醒的“时鸣春涧中”的山鸟。如果没有闲静的心情，哪会有这一番细腻的捕捉？

抬头仰望，纯蓝的天空中，已有两三只风筝，恰好有幸赶上这冬日里的和畅惠风，俏皮地嬉戏着，乘风翻飞着。虽还未到放风筝的季节，这两三只风筝，在茫无边际的天空中显得很是孤单寂寞、不合群，却实在显露出难得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由空中传达下来的悠闲愉悦丝毫不亚于苏轼与张怀民相与步于中庭时，遇见似水中藻荇般的月下竹柏影时，引发的“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心境。

放眼远望，我仿佛听到了褐色土地中许许多多的老根错综复杂的呼吸，仿佛看到了残枝败叶下大大小小的嫩芽跃跃欲试的萌动。眼前，开始有一张纯真无邪的笑脸轻轻晃动，不一会晃动成一株“节生紫花，如马鞭节”的草花，继而，两株，三株……眨眼间，成片成片的紫色，开始摇曳，向左，向右，由近及远，向四面八方一圈一圈荡漾开去，瞬间幻化成一片跳跃着涌动着的海，一片优雅、柔美、浪漫、梦幻一般的淡紫色的海。

恍惚间，感觉自己已置身其中，闻闻这朵，抚抚那朵。

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了“静”的巨大能量。静能生定，定能生慧。闲情逸趣从静中飘然而来，愉悦心情从静中悄然滋生，奇思妙想从静中蒸蒸日上。亦真亦幻中，我明白了：即使不消残酒，李清照也能在静听雨疏风骤后，隔帘就感受到海棠花的细微变化，从而发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美妙嗔怪；我也明白了：即使遭遇贬谪，范仲淹仍能在静观平面的《洞庭晚秋图》后，想象出洞庭湖或淫雨霏霏或春和景明时的万千气象，从而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学思考。

静中，我听到了内心的声音：静能生花，静能成海。冬天的花海一样可以有花，冬天的花海一样可以成海。

这个冬天，我们去看花海。我见到了花，也见到了海。那份淡紫色的期盼，终于在这个静静的冬天里，成了美丽的现实。

小说选萃

一枝梅

岑燮钧

李生投刺长安，名帖递了一份又一份，却没有一个达官贵人召见他。这一晚，与文朋诗友在曲江池饮酒，喝得酩酊大醉。喝醉之后，东倒西歪舞了一会剑，抱着一棵古树，嚎啕大哭，哭着哭着，人就软了下来，倒在树下。

长安三年，一事无成。第二日，李生独自上路，打算回乡。身上盘缠已不多，一路上，省吃俭用，野店荒庙，寄身墙下。

一日，到了江北地面。一轮夕照，红艳红艳，却无热力，只是沉沉地坠下去，坠下去，仿佛等人救它的。李生走在荒山之中，时不时四处张望，看哪里可以落脚。晚风吹来，落叶簌簌，不由让人胆寒。终于，远远地看见树丛之中，一处檐角，探将出来。走近之后，抬头细看，似是一处古寺，山门倾斜，台阶湮没，荒草萋萋。一扇门朝里倒下，另一扇门已不能动。院中瓦砾满地，只剩一间老屋，顶上椽子已露出好几处。李生粗粗安顿之后，这才发现，古寺之中，枯木森森，到处是古藤老蔓，缠绕如蛇。山门之下，有一梅树，虬枝屈曲，似在画中，只可惜也被藤蔓缠绕，不由一时性起，拔剑挑断藤蔓。李生把藤蔓扯了下来，又捡来古木枯枝，燃起篝火。收拾停当，斜身靠墙，火苗随风颯形，不由恍惚起来。只听得门开声响，李生好奇，山门早已卡住，这开门声从何而来。但见暗处走来一个人影，走近了，发觉是一女子，身条婀娜，衣着素洁，头上只一簪子，腰上系一飘带，欲语不语，欲前不前，眼含羞怯，却又时不时偷觑李生。

李生不由愕然，这荒山野岭，哪来的女子？

这时，女子深深一躬，轻声言道：“多谢君子，于奄奄一息之中，相救小女子。妾身寒微，寄身荒野，怎奈恶邻相欺，逼迫妾身，妾身宁死不从，恶邻日日纠缠，妾身只有一死明志了。”说罢，数行泪下。李生不由起身走近，施礼细看，女子掩脸低眉，一时局促。“请问小娘子，你是何方人士？”“君子不必多疑，小女子实言相告，妾身乃一山门前古梅也。”李生闻言，不由一惊：“照小娘子说来，你这是千年古梅，化为人形？”女子微微颌首，直待要去，却又回首，似有不胜之情，不知如何出口，而终于手揉飘带，腼腆羞语：“妾身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君子可依从否？”李生拱手一揖，“你且说来——”“小女子沦落深山，佛寺倾颓，再无人来。今日得救，焉知明春如何？且请君子折枝随带，妾身愿跟随君子而去。只要君子把梅枝插于泥团之中，隔三五日，以水浇淋，妾身就能魂魄相依，直到江南……”说罢，似有万千情愫，再难启口，不由脸红耳赤，乃深施一礼，回至山门，遁形不见了。

“小娘子，小娘子……”李生追出去时，阒园醒来，天已大亮，万道霞光，笼罩了整个山谷。他挽起包裹，走出山门，正要上道，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一个趔趄，蓦地想起方才之梦，不由回首望去，只见一支老梅正依依山门前，似在向他招手。李生回至山门，果然见万千藤蔓，张牙舞爪，正向古梅袭来；而古梅半边早已枯死，树脚千疮百孔，只有一枝，花开数朵，尚有嫩苞。于是，李生折下花枝，把玩手上，以鼻闻之，再三再四；走至半路，忽忆女子所言，乃以叶包泥团，插梅枝于其上，然后，随包裹夹带，赶路而去。

过得大江，山水更加秀丽，春意扑眼而来。李生每当休息之时，总要查看梅枝，细嗅梅花。如此赶路七八天，路渐狭窄，两边山峰壁立，下临深谷，人须贴壁而过。李生耸了耸肩，紧了紧包裹，一个转身，发现梅枝竟倾斜而出，坠将下去。李生迅速用手抓之，却不料只抓得一朵梅花，枝条直坠而下。李生跌足长叹，几欲攀援而下，怎奈直壁千仞，无处落脚。他徘徊再三，只得依依惜别。当夜宿在一岩下半壁亭，李生手捧仅剩的一朵梅花，甚是哀伤，不由双眼朦胧，昏昏睡去。这时，一小女子悠悠来到亭前，轻唤君子：“妾身命薄，与君子半路相识，幸得流水有情，送我于一浅湾。妾身但等君子前来相救，若君子无意，妾身只能随流水葬身大江了！”李生一激灵，发现女子已不见，只头上一弯残月，素白如云，夹在幽谷间……

李生一早即急急赶路，十里之后，渐渐开明。于一溪水转弯处，果然发现一梅枝，正半搁于沙滩之上。失而复得，好不喜欢，一如小孩，破涕为笑。然一之谓甚岂可再乎，万一再次失落呢？于是，索性一路捧于手中，时时吻之。春光渐深，亲见花开花落，终于抽嫩叶，展笑颜。到得家中，竟已暗藏米粒般小梅子矣。

李生家孤悬于村外山间，乃种梅枝于后院。家徒四壁，父母双亡，只得白日下山坐馆，课徒授书，聊以糊口。深夜长叹，只得对孤独。不意栅门欹朽，竟有人推门而入，抬头一看，竟是那女子。李生不由失口轻唤：“梅姑——”梅姑身着村中女子之装束，盈盈移步至李生面前。李生一把抱住梅姑，半晌推颜细看，烛光忽忽，脸颊如红云初渡，娇微微微，轻唤君子。李生言道：“莫非依然在梦中？”梅姑转身一指后窗：“非也，妾身时时在君子身边，闻君子长吁短叹，好不孤寂，如君子不弃，妾身愿侍奉左右……”当夜，李生携梅姑入内室，两人万千缱绻，终结秦晋之好。

梅姑亲奉箕帚，洒扫庭院。后院荒坡，梅花开遍，一年更比一年盛。

忽一日，有一缙绅来访，对后院梅花赞不绝口，欲以重金购之。李生一揖：“千年梅花，君子重之，岂可以买卖论？先生请便吧。”缙绅怏怏而去。李生与梅姑言及此事，仍愤愤不已。梅姑劝慰道：“以妾身看来，世人爱梅花，乃是一件好事。想当初，藤蔓横行，我孤梅独守，何其凄惶；若是像如今一般，满坡皆梅花，树木皆君子，又哪来的邪气生长？”李生听罢，若有所思。“他日，若有人移栽梅花，自当成全，君子成人之美，只要妾身在身边，何必计较？”李生手抚梅姑，点头道：“听君一番言，胜读十年书啊！”两人对着窗外的梅园，顿觉春意无限。梅姑忆于李生胸口，忽而黯然饮泣。李生好不诧异：“莫非是身体有恙？小生鲁莽，下次当心。”梅姑轻抚李生胸口，摩挲久之，悠悠言道：“妾身不能为君子生一男半女，纵日日幽媾，又有何意！”李生不禁莞尔，抚其青丝，又摸其耳垂，忽笑道：“卿之耳垂，好像一朵梅花！”梅姑假嗔道：“妾身为君深忧之，君却玩笑！”李生坐起，扶起梅姑，指着窗外道：“以梅为妻，以梅子为子，以天地山川为归宿，又有何忧？”梅姑转头看李生，见李生不以为意，不觉笑意又起，粉目对视……

日月如梭，山川不老。此间梅花，开遍江南。世人名其地曰：梅川。

李生晚年，依然精神矍铄。世人以其为鲋夫，不知天地乃洞房也。梅姑如梅，老而弥香，世人皆不识也。

两人相守，已不知长安为何物矣。

投稿邮箱：
cixi2881002@163.com